



綉像義妖傳卷廿五第四十九回

收青

詩且身居極樂甚逍遙

昔授金盃收白妖

餘患未除波又起

且携法寶伏青蛟

圓老僧法海是也昔日青白二蛇交瑣人形迷戀許仙水漫金山傷善生靈罪犯彌天已將白蛇收鎮雷峰幸而白妖身埋塔底却也凡心掃地修養元功等他貴子成名自有飛昇之日奈青妖外避此元一十四年老僧心血來朝笑他目前漸起波濤之畔為此我帶了白三筋巴前來收鎮青妖故此老僧借住灵隱寺中等候青妖

到來收他便了匪法海移步外邊來 走出山門暗想
借住靈隱多日久 天羅地網卓安排 笑妖邪
業已歸山窟 今朝尋死又飛來 你看前邊烟
迷漫 颯、悲風吹過來 曼言法海前行去 再表青
青意想怪匪那小青落下妖雲來到雷峯跪在塔前
阿呀娘、我小青在此自別至今一十四載那一日不思
那一日不想匪但見滿地州青坡 西湖碧水人漁東
追思十四年前事 淚日分、兩眼紅 想逐隣荷
上吐雌雄 青難勝幼神通 隨侍外、稱玉婢 却却
姐妹一般全 我几番勸你托仙官 嘆 屈仍煉田元力

你說道要斬救命恩來報以心女三回西又東 我既得
那月端陽現形唬坏仙官又 送仙州受尽苦千重 太
極圖幸保身无事 又遇瑤池空虎童 若無大士慈悲
救怎能白 重返家庭救相公好、呵你萬苦 千辛
毫无怨 声、傳接許明宗 那時屋下官、我又勸你又
說道待等官、滿月過 那時方可占山甲 那知道
大难臨頭无可奈 妖僧法海弄神通 恨承仙官心喪
尽 听信謠言狼虎兇 鉢盂屈地娘、言 好似鮮魚
水網中 傷心說不盡于般苦 声、撇不下小孩童
外、吓我西吃仙官弄法海 追奈你拖住了环不肯

容 叫我逃生保性命我只得權出庭前到黑風
 煉飛刀要把仇來報一故此十四年苦用功列列吓
 想你千年修煉死窮法 誰料无端氣數終 三年
 三婢分离快 片時抵散各西東列列吓你在此多年
 誰作伴 安能玩月对清風了却是煉就飛刀特
 到此 心懷只要毀雷峯而 列列吓环在此講你可
 所得否 那外列列吓拉桑塔里有塔勿所見心里一想
 咳青列列吓法杰待我无差誰知你今日大難臨豆
 不能逃遁若杰对你說明又 浪淘天机反增罪
 業只好硬了心腸各顧自己所以任憑小青誹

說回阿外：你平日与我声應氣求為何今日寂杰无
 声若要小青見面須在里边帮我一帮唱小青此
 刺怒咆哮 宝塔拿来搖儿搖 此乃佛法相関安得
 破呀哨：先朝古塔甚堅牢 小青用尽平生力
 全杰不動半分毫 弄得小青真暴躁 柳眉倒豎怒
 冲霄回我小青变化无穷难道这小小塔兜就推不倒
 了麼吓：也罷待我变出火来燒去了罷表各公个
 个火燒雷峰塔並勿是白状元燒吓其寔是小青燒
 吓所以雷峰塔本來也像虎邱塔能个有層数有欄
 杆彩画本拉小青一燒未竟燒得泥瓦能一根各公到

過杭州自志看見過个勿必細說唱但只見頃刻之間
火燄高 漫 烟霧透云霄 涼動湖塘人一眾
大家立定細觀瞧 咍阿哥你看搔首烟霧騰
紅光焰 不知拉地方失了火咧 阿呀認真不好
咧你看雷峯塔上火發咧一定是十四年前的白
蛇精在那里作怪咧 不錯的 我們大家不要走
過去在这里遠 看 未是咧 不錯的 園旁人站
在湖塘上 阿青火豆到旺咧一派紅光救丈高 好
風颯 飛 捲 林鳥无声宿樹梢 園各位奈何
小青寶在禁井撞得世个幸喜雷峯塔燒勿塌若

还真个燒塌子末連打外 野要燒杀及朵 唱小青作法
把塔来燒 却来了法海喝声高 咍逆畜休得無礼
枉敢妖法燒塔 咍手奔拂塵展几展 怪風淨 一
齊消 即忙来到山坡上 二目圆睁大罵妖 咍小
青逆畜你不思滿網一十四年我因好生之德前番
任你逃遁不来追擒今日又到此間枉使妖法燒塔
遭此大孽 咍小青正拉桑燒得高興听得有人喝
他回豆一看見了法海怒從心上起惡向胆边生 咍秃
我正要尋你 到来送死 咍逆畜我今特来收你及早
俯首皈依还可抵贖前非你可曉得白妖比你的功行高

大尚且收埋塔底何況于汝 禿野休得多言看我的法
寶來也唱小青此刻怒冲霄 半空丟起一飛刀 直
望法海頂心來 旋下 一道金光几丈高 法海当下
抬豆看阿彌佉佛就把蓮花裨杖撩 向着西湖拋了
去 小青此刻氣咆哮禿野狂敢破我的法寶在說言未
了又把飛刀登萬道金光旋几遭 豈只他名山煉就功
成足怎比得極樂禪師法又高 手內拂塵展一展 西
湖沉沒兩飛刀 小青是牙根咬定声 罵禿野阿此恨
綿、斷不饒 七把飛刀同祭起 禪師見了罵青峭唱
好大胆的逆畜法海把禪杖望空几撥七把飛刀尽归流

水此刻小青計穷力尽全无討策唱只得要原形現一遭
現出青峭蛇一条 張牙舞齒來奔过 同令兩眼齒
如刀 法海忙將瓶取出 灼、金光萬丈高 小青
見了思逃遁 那知道地網天羅尽布牢 白玉宝瓶來
照定小青是把只豆來搖几搖 蛇身漸、來縮小 望
着瓶中進去了 因法海禪師收了小青正欲抽身只見香
風陣、瑞氣騰、抬豆一看却來了南洋大士观音菩薩
善才龙女侍立兩傍降下祥云開言問道阿法海你在此
則甚 故上菩薩弟子收了白妖不道青妖又来作怪故
而在此收除 如今青妖在那望 現在瓶中 取來我

看 法海將瓶呈上菩薩接過宝瓶一看不覺又起慈悲
說道 法海如今二妖已伏那白妖皈依正道功成滿足
待等他貴子出仕自有超昇那青妖目下收伏雖暫皈依
日後恐生他患此瓶待我帶去可死他慮你自去罷是
謹遵菩薩法旨弟子就此拜別法海回轉金山不提且
且說觀音菩薩駕云祥 帶了瓶兒返南洋小青是安心
瓶內來修道 功成園滿脫樊殃 日後放出归仙隊
後話書中且曼誦 此段收青今剪斷 下回逼試另
開場

繡像義妖傳卷廿六第五十回

逼試

詩曰

花遇太陽花色艷

子離父母子担憂

忿怨未伸天不鑿

英雄血流几曾收

回小生許夢蛟錢塘人氏多許誤又出門一十九年杳
无消息母亲白氏禍遭法海所害小生其時尚在襁褓多
感姑母撫養長成七歲上奪攻書却破全窗言語之間把
小生辱哄回家向姑母再三查問方知始末彼時亲至湖
塘痛哭小生是剛聞言腸斷苦傷悲 烈骨鑽心火上炊
亲至雷峯尋劫跡 恨只恨 層層堅固不能推 要

見親娘二不見苦得我九如雪上把霜堆 惟念双亲愁
涵斛 功名不望去争魁那曉得死心插柳成陰茂早知
道泮水揚名得意回 要做高官原容易皆只為不貪金
帶進春闈 一品當朝布什衣罕 双亲不在不開眉 豈只
我咒泮泮水不能勾甘旨晨昏亲手陪爹 吓你死三主
二无寔信使孩兒乱箭攢心悲淚垂 那夢蛟正在
中想 來了姑外把門推回阿兒吓 元來母亲孩兒
渾罷了 母亲請坐 有在此你也坐了是阿兒吓
得你身入泮池青年得志目下公場在即須當打点進
京費以圖上進之日在是園向來元朝不考在人秀才

一徑進京會試故了許夢蛟听子了向說話眉豈竟子功
捷來哉勿開刃口坐來奈 阿兒吓園你提起功名話就
无 双眉緊鎖却如何 你年紀成了非幼小 难道讀
書不想去登不回阿母亲不且孩兒不想功名入手不思
耀祖弟宗國 只為爹出外 信也無 外遭地網在西湖
每日思亲心人碎 功名束手不貪圖 阿兒吓你說那里
話來想你爹幼失爹外一無所靠也是我將他料里照管
後來与你母亲成為夫妇生下你來傳由許氏宗桃虫而
不在眼前你可曉得那 園十九年來怎得過 也是我
心机用得多 乳哺三年也筮开得母亲言語也諛畧

聽奴為什竟把我言不入耳 撫養之恩一點無
幸喜你昔年已入衣冠隊 還指望豆角崢嶸達帝都
又誰知作官為官非爾願 甚恣枉用苦工夫固阿母
亲非是孩兒不聽母言只為亲生爹娘不在眼前故而
如此兒吓我也不來怪你成 還有一說彼時不讀書不
孝到也罷了 囉也可生涯把業圖 育女生男有
靠扶今日里青雲得路人欽被 聖人門下作矣徒
若還不想功名日 苗而不秀自荒蕪 一世洪州為秀
一 負我多年撫養孤 不伶不俐人難做只怕你到老終
湏皮日哺懷許大外个几句說話竟拿許夢蛟得來

心醒哉苦還勿想做官未竟本拉全庠門文吹奈哉况且
自家虧得姑母撫養長大難道靠姑父養老勿成阿母亲
唱言詞金玉千金價 頓開茅塞悔当初 從今不負母
亲訓 埋首芸牕自琢磨固妙阿苦得如此不枉我把你
撫養成人也使傍人敬重 但是今日大比要開科
應諫正脩赴王都 母亲不是孩兒誇大口 功名日里捉
金烏固許大外聞言大悅來到外边对丈夫說知陳彪連
忙擇了吉日正脩行囊打笑起身長行夢蛟告稟姑
父母還要到雷峯拜別亲外 固夢蛟一路淚沾衣 眼望
雷峯心恻恻 但見塔兜變色无口面 雷次全无流

色希 記得當時曾看見 規模不是這般的 蓋問
旁人方曉得 愈加痛苦淚雙滴 固阿母亲頑兒夢蛟
要到京都求取功名特來拜辭 不知母亲可知道否 固十
九年来父母离 感蒙姑母費心加撫 養頑兒身長
大 泮宮得志表名提 母亲生此去 王都望保佑 青
雲得志上天梯 罔極卽旁有日报 尋踪覓跡訪爹
爹 倘若功名死我分 這頑痴想不須提 阿母亲你若
杰木死身还在 母子相逢可妄希 倘杰身入逢萊境
兒做高官也是虛 深々拜 恹恹々 心中愁苦淚
行淒 夢蛟拜別抽身起 回轉家下不必提 匝次日收拾停

聖船隻早已端正行李 發下陳彪夫妇相送 夢蛟分付几
句說話 固阿爹七母亲 狹兒就此拜別 冒了兒吓你路上
小心 早去早回 免我夫妇在家掛念 是曉得望爹七母亲
在家保重 固夢蛟跪到在塵埃 流淚紛紛 豆不招 大
娘亲提三杯酒 淚湧襟 怪把口開 曉吓此去京都 敬千
里 須當保重 放開怪 風霜水宿 休勞頓 知寒々熱
早安排 苦得禹門三級浪 我的慈腸也放開 是曉得
夢蛟跪飲三杯酒 姑丈陳彪扶起 采兒吓此去皇都 錦
繡街 狀元及第 轉回來 我夫妇二人全靠你 我就
退除役色 不當差 你今路上 須安頓 不要憂愁 掛在

紅羅女傳 卷之廿六 通話 五
吓曰狹鬼謹遵嚴命 進重過來去哉我分付你大相公
不曾出路慣的路上須要小心服事回來重上賞你曉得
哉請大相公下船冒夢蛟辭別姑丈姑母許氏大娘送至
堂前往步陳彪送到船邊許夢蛟下落舟船上家解纜開
船陳彪曰轉家中不必細表且表書生離故山 舟中
惟有淚珠堪 幸遇順風無阻隔 涵上一路扯風帆
已過武林江南到 姑芳秀水與青山 路上午朱沐煩
系 行來已到鎮江關 舟船相近金山下 船家
巴言談固大相公問換是金山哉何要停知上去白裙上
「呀這裏就是金山寺了我要上去的呀是哉圖用八竿

應把船拆 夢喚一眼望金山我好恨那法海禿頭仇切
凶 必要尋化曹一箇 一路思量船已到 年老船家
把櫓扳 就把舟船停泊岸 夢蛟忙去換衣衫 飄然
上岸觀山景 廟宇巍我原不煩 松柏兩旁成合抱
東西曲折石欄杆 一對青獅分左右 山門朱漆釘銅
環 殊紅匾上題金字 上寫淮南第一山 裝金彌勒
中間坐 四大天王分兩班 護法韋馱持宝杵 炉香
繚繞結蓮環 居中甬道无塵染 石砌回文九曲溝
大雄殿上三尊佛 蓮花宝座面朝南 足月盤香馥
、 古石分愚八首講 正欲開言來動問 只見沙弥

出外擺腰濟困相公還是燒香還是隨喜 多不是我要
尋个法海和尚的可在此么 相公我寺没有什么法海和
尚呀 我与他頗好多年不会今日路過此地所以特來
一会 阿相公我寺中來在沒有法海和尚的 阿世乃
住持方丈之僧怎說沒有 若說方丈和尚也有三年一
換也有五年一換那有人住在此的 如今到那裏去了
相公吓唱出家人好比馬无鞍 各處云遊遠水山 况
且我 初到寺中人不認 不知他 那處寮房去掛單
面吓原來你是初來的 正是 如此相煩你進去請一
个年老的僧人出來待我問他 只个容易的 待我進

去沙弥去不多時換了一寸五十 餘歲的和

尚出來 夢蛟便問道 和尚請問法海和尚可在比處

唱笛人听说笑迷上 相公 這句言辞問得奇 法海

裨師不是元間種 乃是西方活佛号長眉 十几年来

曹石此 收妖滅怪用金血 以後又來有两次 近來

並下到山基 夢蛟听 豆低 心中暗亡自磨疑

開他言語心才悟 佛法无穷原不低 正欲相辞身往

僧人握手便牽衣 相公既到此間暫請少坐客堂

月茶 多謝 相公請 和尚請 區全至客堂身坐定
送上天泉好武英 父子相逢在頃刻 下卷書中再表

香長天厚 卷之六 通話 五

綉像義妖傳卷廿六第五十一回

見父

詩曰 嘆息浮生如夢中

紅塵淥淥盡皆空

萬般惟有修行好

衲袂黃齋甚澗老

箇貧僧法號道宗俗字許仙自後占白氏成亲夫妻情重
緣妻白氏乃是蛇妖被法海禪師收鎮雷峯我被時都此
情形好不傷感人也一想世間一妖媚變人形一往一將人
迷戀心一誰是妻房白氏女一三年夫如用堅辛一一心
費尽帮夫志一勤儉成家萬種情一恨只恨水流金山犯
了弥天罪一可於他雷峯收鎮地埋沉一固那時見他被

難之時我恨不得也向塔底結願將進去早收回箇人生大
數皆前定 只得別了夫妻白素貞 歸家不愿居塵世
剪髮拋家出了門面那時我就在云棲彼替出家後來
云遊在此在金山遇見法海禪師隔他就把法輪開道
從前事 所以掃絕塵緣做老僧 甘心恪守如來教
不貪富貴愿清貧箇他彼時還說十九年來必當負子
相逢二十年外妻房白氏飛升他教我區莫把天機來洩
漏 故此時存在心面想我那年出門的時即夢蛟狹
咒出得滿月信妻房托我担當心 屈指經過十九春
不知狹鬼怎 來相公 隔斷天涯難見人 五年前博

師又到此說道餘袂未足今來滅 曾在西湖收小青一
道宗正想從前事 忽聞客半有人声 忙移步 往外
即 見一个儒生必文 步進客堂來問訊 俗僧对
坐問來由面請問相公高姓大名府居何處到此荒山有
何貴幹 大師不生姓許名夢蛟家住杭州錢塘人氏因
路過空山一來瞻仰佛根二來拜謁大師不敢 三則
欲与法海和尚一会誰知人不在空山了 正是 請問
大師法 号 貧僧道宗 久仰 好說表 那間
許仙想 看杭州許夢蛟好醜我个妮子介未各位那了
今朝父子來采一处大家勿須得那講究要曉得林蛟

只得光、漏日與許仙就出門去。然許大外請了
 畫師一畫就許仙个形像原有几分相像。備、許仙受于
 三總長髯年交四十以外面色倉々不比畫畫上的後生
 氣槩况且出了一家又是和尚打扮所以夢蛟对面不能
 相認許仙見不丁蛟个面貌格白氏形容彷彿又听得許
 夢蛟三子惟子言時法海之喜一双眼睛看牢子夢蛟勿
 敢和認心里主管時時不竟的區当年田事暗思吟 唉
 賤登時秋緒个利蛟是察顏相色心最惑 重又開言問
 一声回請問太師那法海和尚进来可曾会过 数年前
 会过如今又不到 匪相公何以問及 小生与他田交故

此時來相訪 請問相公貴屬錢塘首一个陳彪可認得
 否 夢蛟定睛对了道宗一看問到陳彪二字問得十分
 奇怪 阿大師可是錢塘里中当役的陳彪么 正是
 怎底不認得大師何以問及 阿相公 匪若說陳彪一王
 亲 却与山僧即旧称吓請問大師俗姓 俗姓許 只
 漢文 家住錢塘一座門面夢蛟听得子許漢文三字
 且立立子起来說 請問大師当初在俗時作何貴
 業在俗的時節吓聞張葉店為生業住了幾牌什么
 堂保和二字是堂名為佃出了家呢 吓此言難向君家說
 離家有几時了 離別家鄉有十九春可有信息回去自
 綉義天專 三

從出門無信息家中還有個人家內惟存姐丈親大師在俗時可有室眷否家內妻房白氏女既有家眷為何披剃呢相公吓只怕日短言長難細云匪但說何妨貧僧既已出家乃是方外之人請到里面靜室少坐待二人挽手全移步進進靜室禪房閉了門相公請坐大師請坐阿相公匪我所衷賜君莫哄怎敢見哄不求莫露外人聞匪這个自杰貧僧在俗時原是平等出身其年為周看明掃墓在湖塘將就忽忽來了二个女子匪一女稱為白素貞一匪隨使女喚青一也在湖塘

將十景却逢天道降甘霖固那時貧僧急欲押家買舟而返不道主婢二人欲忌附舟貧僧依允全舟圍道其彼此未連姻白氏登時萌了心匪到他家中面議連如事就在他家成了亲已後恁么羨呢已後左禍因西定元室起却是錢塘庫內銀路遇公差拿住我解至當堂問寔情回那時我只得供認妻房所以立刻差捉白氏那知主婢二人使弄神道責逼因而眾人唱紛紛議論是妖魔自盜真在素大夫問官把我來問豁發配胥江問滿徒我高卿發配姑蘇去忽而白氏到姑蘇夫婦相逢開染店又遭屈事到丹走誰

秀長天尊

分妻禪先在鎮江住下 幾次分離几會合 忽來了法海
一豆院 任扎金山要把緣來化 我彼時不合來心粗
獨助松香一百粗 一可憐到此害妻孽因這却為何呢
我獨坐松香塑裝大士佛相開光我到寺中拈香完愿
法海禪師祀我來終住 說我妻房是妖麻兒 不
料我妻却又到 雷邊照法動干戈 水漫會山原是
妻无礼 工渾死生灵有許多 夫婦相逢又在杭州池
在如丈家把已糊到底令正是人是怪 相公吓只好羊信
人形半信怪 难分卑白甚模糊 產下殃兒將一月
又來了法海起風波回 又是什麼風波呢 那法海

和尚柳了一寸紫金鉢盂教我拿進房中說也慘胆的
哩囑這金盂一見妻房面 罩伏身驅形影並 金盂內微
現蛇身只好三四寸 方知委寔是妖魔 收鎮雷峯
埋古跡 家庭從此斬絲練面因此貧僧看破紅塵那
時拋撇殃兒出門就在雲棲披剃云遊到此金山住了
十有餘年了 但不知令即叫什麼名字 我狻兒的名
字亥囑說住來是恐惹君家氣但說不妨却與尊名
甚對科 在于何處彼時寄托全肥姐 許氏宗祧只有
只幼孤 夢蛟听 痛心窩 登時眼淚扑梭梭 大叫
爹身站起 夢蛟好是扑灯蛾因如此說來是我爹

二了 阿呀相公請起不要認錯了吓 阿呀爹 孩
兒夢蛟在此 住了你既是我孩兒可有什麼憑據 怎
麼沒有姑母許氏姑丈陳彪姑母撫養孩兒七歲上孝攻
書被全意中言語美非毀謗歸家盤問姑母方知爹娘
始末根由还有爹 苗下的豆髮母亲的遺容孩兒到過
雷峯 吓如此說來果是我孩兒了 你全虧姑丈撫養
成人但不知你讀書可能巴得上進玄 阿爹
孩兒是箇叨福庇 感蒼穹 攻書已入至人宮 為
想双亲情鬱々 神魂顛倒甚悲 靜坐追思心不
定 欲消愁惟有看遺踪 如今是辭別姑外 人

混今日里天賜金山父子逢回阿有兒吓我記得那年出
門之時你還是那月嬰孩兒有想念之心还仗姑外所
靠必然撫養成人承祀許門香大國行以不將一務空懷
念 衷腸一欄什東風 難得你少年已入斯大物 只是
姑外血汗功固不知爹 離鄉一十九年景况若何
鬼吓為文的到也安演 隨為 紅塵事 空 飯依佛
法路豆通 雲棲披削遊方外 淡飯粗茶情更濃 固
今日乃夢想不到天賜相逢 你此去京都雁塔提
名也是許明有幸就巨為父在此也得歡顏 阿爹
孩兒此去或替功名去望 还要進表朝廷与母亲討

个封贈旌獎就是爹、便囙還須蓄髮归家去待殃、
免即尽晨昏定省功、為父既已出家那里再能还俗我
看那塵世忙、俱是假、爭名奪利尽皆空、為人难
免无常路反不如苦学、清贫志善终、免吓喜得你
性靈聰、書裏義無底孝无穷、惟愿你立身行道人
忠厚、名揚後世孝為忠、回爹、不肯归俗殃鬼
也不回去了、囙父做僧人鬼在家、功名不去急巴巴
又說道臣伴君王面用伴虎、出了家来无荣无辱可
甚堪誇、囙鬼吓这是甚然使不得的当初你母亲
也恐許氏香烟失望、所以堕三洛紅塵受了許多苦

梦幸而有了你宗祠之靠若是随父出家豈不是要
宗大罪仍就归手父母了、殃鬼謹遵爹上訓示只
是為了的心上不安、鬼吓你今番進京还是单身还
是作伴全行的、殃鬼只帶一个小使現在舟中、我
还要問你姑父母在家可好、姑爹姑母平安无恙惟
有姑母時刻思念又多、母亲常怀不悅殃鬼全虧姑
母比着亲生愈加看待、鬼吓只要你功名成就须要
报德姑母之恩才是、殃鬼曉得不負姑母深恩的
鬼吓本欲留你住二日奈因場期已近况且路途遙遠
作速進京恐誤場期、殃鬼謹遵嚴命、鬼吓你此去

功名有望无望轉、來務要到此寺中住几日、狹
兜怎敢不來就此拜別、不消了臨拜別抽身各
賜淚珠滾、落胸膈、夢蛟下落舟船去、書中難
苦悲傷、順風相送到京師地、尋其寓所讀文章
等候賜期來赴考、下回得中狀元郎

綉像義妖傳卷廿七第五十二回

考魁

詩曰 二十年来事許多 几番离合几番逢

卷鬼幸得身及第 俱是姑娘一大功

前集書中講到許夢蛟金山父子相逢拜別文亲下落舟
船到了家中尋了寓所船抽了几天場期已到開科取士
各省士子紛紛進場考試夢蛟真乃天賜奇才文章錦秀
試官考中了夢蛟會魁三月初三展試天子駕設早朝展
試取中了許夢蛟狀元其餘應試掄才擢選具甲遊街
此時許夢蛟烏紗蓋頂双插金花員領遮身紅羅披本身

乘白馬氣宇軒昂領引全年具甲游玩王城奢華無比唱
真所為白馬紫金鞍 王城百姓盡來觀 旁人問道誰
家子有的說謔得書中中狀元直遊街已畢駕的前裏命
君王欽賜瓊林御晏着翰林院倍晏席間大家稱賀話休
絮煩唱瓊林御晏飲華觴 恭敬青春年少即 晏畢各
归天色晚詩狀元灯下陳情寫奏章 傷心不尽千行淚
紙短还嫌始末長 寫畢表父交五鼓 狀元捧本上
朝房直只所得景陽鐘响文武排班老風鼓鳴君羊臣
聚集 天子臨朝百官俯伏三呼各賜乎身分列兩班王
官帶領具甲三人來至金殿先行謝晏然後許狀元俯

伏細陳始末君王覽過表章降旨下來卿且候朕命下之
日自有封贈 萬歲：萬歲 退班 叩謝
恩退出午朝門 散却公侯文武臣 君王罷駕回官去
御筆親書降王音 九重旨意萬官闕 俯伏春元
接詔文面聖旨以到跪听宣讀詔曰今批新科狀元許夢
蛟所奏情由朕心甚憫今特加恩獎賜卿父許漢文既已
出家不愿归俗任其焚修欽賜七宝毘羅帽一頂紅兜袋
袋一領登雲屐一双老豆禪杖一株并着地方官在明
殷戶捐派良田千畝以為贍產親母白氏真是修煉美修
却是義妖念在許門傳由宗祀生子成名着礼部尚書首

秀義天傳 卷之十二 終

盲一道着地方官起造牌坊在子雷峯古跡不負養子
 成名永昭大典親姑陳許氏撫侄得成名器亦着地方官
 給付帑銀千兩給為膳孝之貧親妻陳氏恩賜恭人誥贈
 賜卿還鄉祭祖之姻一年限滿來京授職欽哉謝恩
 萬歲萬歲謝恩萬歲就抬身 天賜回朝奕至
 人 哄動滿朝新進士 相邀具甲飲金樽 狀元捧定
 長行日 金匱宜與別朝廷 全年公叙多相送 設酒
 旂亭作餞行 少暇飲過三盃酒 天子欽差四朝林
 送到几庄恩賜物 謝恩領受下船行 那狀元奉旨菓
 戶帶了進菓小 只坐了一号夫加欽差礼部尚書另有一

另坐船一路風光地方上这些官府迎的迎送的送下一
 日到了鎮江地方在城大小官府分、迎接全至金山寺
 内那道宗和尚好不喜欢接進欽差天使并各位官員許
 狀元隨後也到大雄宝殿開讀了圣旨竹隱堂中安排素
 饌領了几在御賜宝物杰後狀元拜見了父亲相送欽差
 開舡先到杭州而去各官府辭別狀元各归衙署此言慢
 表(唱)且云父子又相逢 喜奈了僧人一道宗 感念
 妻房生貴子 多虧姐、撫狹童 此乃祖父餘蔭陰德
 重 傳由後代子孫榮 父喜狹兜身及弟那曉得子悲
 父母各西東(首)阿兒吓難得你雁塔題名也笑萬千之幸

應該咲口欢顏為什麼愁怀如旧
 阿爹、孩兒是(唱)出
 太僕侍得身榮 吓為双亲苦万重
 父在此開飯佛教
 外亲埋在雷峯 人无父母何來喜
 樹若凋令花豈
 紅爹、可孩兒是免強求名非宜
 就是爵显高官
 也笑空 徒太受此王家祿怎及得父母双全
 田舍翁所
 映說那里話來為人在世那一个不想榮宗耀祖之日就
 是人間无父之鬼却也不少况你年少登科有什麼不快
 就是為父的在此出家如今得受王恩隆寵也笑快門
 大幸那一个和尚及得我来吟、(唱)道宗大咲勒長
 髯 吓爱孩兒做了官 夢蛟是半志半喜把爹多、吓

劝嚴亲暫且归家住几天(道)兒吓若說归家二字說也待
 然的了(唱)我在此 二十年 无憂无慮甚安閑
 不恋繁華境 日誦經文夜則眠 惟待修行功德滿
 一心思想上西天(道)列公朵許仙後生時節有点反耳
 及腦个那間四十餘歲个入还是石性未除到底江山易
 改本姓难移光、出家得十九年到要想白日昇天哉那
 日令寺中和尚多来恭喜道宗和尚又叫賀狀元(道)父
 子相亲往里边 安排午飯下厨間 一眾僧人背後來
 評論說道再勿道和尚孩兒做了官 寺内閑文休細說
 听說父子在房間夢蛟是說到悲時添苦功道宗是講到

開懷增咲顏 夜景不多天 已亮早來了 府裏官員來向
 安 狀元致謝把香茗飲 便對知府跟前說一句言
 老公祖晚生父親在此寺中出家全仗清月照應 豈敢
 還愚公祖查点寺中僧人名數各捨袈裟一頓其費
 若干晚生回杭即速差人送還歸款是領教唱一拱拾身
 忙作別 狀元相送眾官員 府尊向署地料里 經歷
 司官委一員 來至金山寺內把僧人点 共有一百五
 十名麻登場 名手成衣來喚集 擇其公所用心堅
 不消數日袈裟成就 成衣了賞良錢 樂人送至金
 山寺 一竹僧人把一領穿 一袋僧人來拜謝

寺內人：雙顏咲 太守歸衙不必說 且云父子寺中
 問夢蛟是歸鄉不忍把嚴親別 紛紛流淚把衣牽 道
 宗是再三相劝來安慰 父子分離心痛酸 爹是今朝
 一別何期会 阿育如取我心肝 火上煎 鬼吓休掛念
 心就寬 開怀一竟占家園 轉言致意亲姑丈 姑母
 跟前代問安 御賜牌坊須早建 外在雷峯心放宽
 為官須要民心服 莫把才香不可貪 圣主隆恩須報
 列 盛世清平做好官 直是曉得高望爹 在此保重
 怒挾鬼遠高膝下之罪 誰來罪你 趁此風和日暖下
 艇去罷 是挾鬼就此拜別唱拜別嚴亲腸欲斷 几次

回豆看老年 合寺僧人俱叙集 曲背灣腰是狀元
一朝奉旨蒙榮恩 再叙錢塘知縣官 那欽差禮部
尚書奉之聖旨又到了杭州大小官員迎接在船豆
上開讀聖旨各官謝恩各自回衙不提 書中
先要說回家 夫妻日夜咲天花 所喜前番開
報眾 殃兒及弟享榮華 預先把着門廷改
旂竿監起接云霞 聞得殃兒即日 陳彪夫
妻亂如麻 欽差來此地方官備送呈儀進京
稟試一面擇期興工建造牌坊又在庫中兌了白良
一千兩送到陳彪家內給占白氏大外使用俱遵

聖旨所办不多数日許狀元到了杭州馬豆唱在城
官府開喧譁 馬豆排設甚奢華 接官序上鋪紅毯
彩亭灯烛与香花 陳彪家中懸灯結彩鋪設所堂預
排香案陳彪祠堂內点烛大外灶上拈香忽所得三声炮
响許狀元身乘駿馬公許狀元執事文武官員呼腰伺候
狀元辭謝街方上哄動了東鄰西舍多來觀看分議論
稱贊不休狀元已對門前下馬走人所堂站立城卓三跪
札叩望闕謝恩已過又到祠堂恭拜了許兩祖先又拜陳
氏宗親然後請出陳彪夫妇便道阿爹 母亲請台坐
待殃兒拜見 唱了 唱陳彪是喜满怀 满面堆花咲

口開鬼吓難得你土手而拿官已做 白戶公卿天賜
來(自)阿爹 孩兒母親切失双亲多蒙大人撫長今
得成名皆是二位大人之恩也 阿鬼吓自世你去之
後朝思暮想幸喜你(唱)年紀小有大才 独占
鰲豆步玉階 一人佔盡人間福 父母聞之丟得
開 状元听 淚盈腮 提起爹娘苦痛哀 (自)阿爹
母親孩兒有話告稟二位大人知道 鬼吓有何說
話 孩兒自這拜別起身之後(唱)叨福庇 托平安
一朝行路至金山那曉得爹 在寺為和尚 住在
禪房苦安耽(自)吓你爹 在金山寺出了家了麼

止是 你為何討得尼 不滿二位大人說 孩兒要訪
尋法海上去的誰知法海他往有一个道宗和尚便
(唱)生來品貌寔是非凡 与孩兒叙話共言談 却是
爹 因拜見 拋撇紅塵不戀凡 見兒說不尽千
般苦 鬼見嚴亲淺不乾(自)鬼吓既去見了應諛全
了回來才是(唱)孩兒原劝爹归俗 怎奈嚴亲不
肯还說什麼惟有修行好 无慮无思心最安(自)孩
兒再三苦劝不從只得拜別進京後來得中状元表
奏朝廷恩蒙欽賜几在物件又着地方官捐派良
田千畝以為贖產永遠不朽的了 阿官人如今孩兒

奉旨完姻还諛料里、这个自杰一面料里完姻之事
地方官建造牌坊唱一切閑文休細說 且表新料許狀
元 命坐文昌應發達 榮宗耀祖显家园 还要
亲身脩祭雷峰塔 下卷書中細言

綉像義妖傳卷廿七第五十三回

祭塔

詩曰 千年修煉一蛇妖 犯了弥天罪不饒

收鎮雷峰罪口滿 飛升仙界衆逍遙

前集書中再到許夢蛟奉旨榮戶這些東奔西舍
前來叫喜仕宦鄉紳現任多來恭賀車馬盈門分
熱鬧狀元一概辭謝次日脩了名帖先去拜了隣舍次後
荅拜了鄉宦現任又躬摛數日脩了礼物請了陳龜夫曰
一全先到坟堂祭掃了宗親然後來到雷峯排設祭孔
俱齊唱京動了街方百姓把言談 吟二老官快点拿口店

末開為吟了白外：鬼子為官戩。如今奉旨把鄉還
御賜牌坊造在雷峯塔。今朝祭塔到湖淮。開子店
仝子張阿三。合子梅小蠻。仝到西湖看一番。成群
結隊匆去。此話丟開且慢談。且說狀元先祭宗親
墓。夢蛟升立在紅單。三奠瓊漿行過祀。林火化其虫
千烟漫山。自狀元祭完宗親仝了姑多姑母下肚乘
到雷峯上岸。衆生稟請狀元升身行禮。唱：狀元見塔
淚漫。脩身行札把腰灣。三上真香三奠酒。分
分血淚洒絨單。自阿母上秋兒夢蛟今日衣錦榮歸
為何母親還沒有出身之日。叫狹兒。唱：已沐深恩難

補報 逆亲大罪重如山。今日里空設祭儀。遮耳目。这叫
做虛說眼前花。一番亲外阿我傷心。烈骨誰知道。那了要
重祿高官心不安。我想那花残还有重開放。要見亲外
难上难。叨沐圣朝恩德廣。何邀桂獎王音頒。阿呀外
吓你塔底肖条兒。难替孤峯寂寞。少人談。鬼今血淚
堪。尽怎能心与我亲外。仝一番。自外阿我想慈烏反哺
慈羊跪乳禽獸之類。尚且傳于世。為何惟是狹兒不
如禽獸呀。唱：身長六尺奇男子。却不道喚杀杭州人。一班
狀元哭到傷心處。一了許氏大外淚也彈小了。环小使
多流淚。陳虎連忙把手扯。自鬼吓你亲外安心卷靜在

內為什麼如此痛哭今且設奠為子 有誠心拜了
几拜就是了如今不要哭了起来唱扶起狀元揩眼
淚不陳魁行礼也升單唱阿爹不敢當的叫我亲外那
里当得起一拜一拜是要的狀元跪在旁边还礼陳魁拜
元了就叫大外道外子你也来拜一拜我就好回去是
唱許氏大外忙走遠 未曾行礼淚光彈 身如呵想你
其形不是凡間種 久今修煉在名山 聖緣心更
善 帮夫仗業守門閑 有益无虧天下少 美德兼全
不必談 為接宗祠生貴子 遭其厄難却傷肝 你
当初把着免托付我是不辭勞苦不辭煩 撫養成名

心也放 許氏宗祠有靠山 想你自昔至今三十載
早自洞縣入仙班 大外痛哭無休歇是的是郁清
香下碧几 一朵祥云來墜下 禪師合掌把言談
唱呵狀元老僧法海在此 你就是法海麼 老僧正是
狀元一聞法海二字頃刻双眉側立二日圓睜脞辭過
水扭住了法海 連撞五拳双足跪 不明分明就動奮
魂野阿你离開身子談何罪 妖言惑眾弄蹊蹺 今朝
見面还嫌晚 我知道百尺樓高掩有墙唱許狀元不須
動怒 老僧還有話再 今日冤家有什么話講 呵
鬼吓不可如此有話好說且慢動怒 呵狀元天生萬物

誰不捨命善有才猷惟氏如大惡休母乃千年修煉靈蛇
囚他水漫金山傷害生靈罪犯弥天故而收鎮雷峯且
喜他二十年来罪孽已滿歸心修進毫無過犯如今就
可超升登仙界亲父許漢文教世善士現今皈依三宝日
後可成正果伏魔你不要錯怪老僧嘎你如此說來如今
我亲外塔底就可出來飛升果能如此萬事全休信你活
佛拜伏无言只也何难那法海手持禪杖望看塔边達
摩三下喝声地府开只見地分而处一道清風自氏後
出而出也原是一瞋生成才曉得佛家的妙道无穷
狀元此剎喜非常好只是灯蛾扑火伴亲外 兜别亲

外二十載 十三年无日不思良緣外阿說凡回到此雷
峯求一見今日是尤如云散見天光自兜吓做外的二十
年前之事諒你已經知道不必細講了唱所為念豆差一
点 水漫金山起禍殃 深感佛爺孽項訓 此心清淨
在湖塘 呈世繁華非我愿 甘心塔影伴惘涼 你父
在金山我已曉得早知你是賴姑外 幸沐君恩巨故
羞 許門祠祀你身当包阿佛爺我自氏昔日之非全
蒙開道唱二十載甘心有塔底 塵緣掃絕不思良
今得出豆沾佛恩竟不知害民重罪可能償阿白氏
你既知已往之非名悟佛明教化害民重罪可贖今日

秀蘭天傳

卷之十七 祭塔

三

你就可超升。又僧故此持素，教你归五仙班了。阿佛爷，
但不知小青可有出豆之日。待他真修数十年之后，
菩薩慈悲，自有超升。你不必多憂。是阿鬼吓你，你
為官瀆把吾息，振亦胆忠，心住帝王。孝敬堂前在父
母，尤如敬重自爹娘。為外道比月班去。你勿多憂，
莫痛傷。自現光今日得見，亲外一同回去，共立素華待
疎。鬼晨昏定省，才得相逢，又要別。外阿為河，這等硬心
腸，鬼吓我身，佛法如來教，身不由外，自主張。阿姑夫
姑母我白氏今朝相見，何顏面。还望你莫做妖蛇交文，粧
撫養疎鬼多厚德。一心念之，不相念，則用外你鬼子有

得好 青年發達狀元香 連我夫妻有面光 你功成
完滿災瀆退 一心竟去上天堂 阿弟好我那日送你
到此怎不痛心腸 踴唱我回家不自言相猜 撫長佳
兒送奉堂 觸破机関情已露 莫免苦、問姑外我只
得誚出真情言始末 夢蛟哭 塔到湖塘 孝子必當
天保佑喜未你还不 化容不是第 阿弟好如今还是回
家看、疎鬼我女兒完釵莊 燭享生鬼女之福豈不足
阿亲外回去的好 阿伏乞你迷心已悟 功行已滿 只宜速
即归立仙班早 成大道 芳使回家定 飯塵緣 牽禁水
死超壯之日了 那法海就把耕惟 辰但見半空中一

孕祥云而下便道白氏你可遠壯仙班不可留這我是去
也是謹遵法旨兒吓為外一心要只仙班不得停留就把
玉向上一抱空中一朵彩云而下就消上彩云叫声姑夫
姑母亲兒我云了唱白氏登云双合掌 漸升漸起甚
飄揚 狀元氏際肝腸渺 淚目益豆大叫外 白氏騰
云怪身去 淫風陣 送奇香 翠空叩送泉母 毋
下卷仙園再君楊

綉像義妖傳卷之廿八第五十四回

仙園

西江月

妖變人形女子

素貞道妖精高

人說

蛇心最毒 宜知白氏毒尤甚 報德前世恩德
可稱節義蛇妖

前公書中再到許狀元祭塔却值白氏罪孽已滿修
煉成道應諛曰立仙班故此法海駕云而來釋放他出
爽母子相見一番之淡白日飛升而去那狀元是唱連教
亲娘不理 此番苦坏了狀元郎 許氏大外揩眼淚
陳彪也是好心傷白阿免吓我想為人在世多是假的

何必爭名奪利那一个及得某外來唱我已公門退出
來行善 日々吃素念慈航 不望自身成佛成仙日
只愿兒孫後代昌是(自)父多言之有理 阿鬼吓你
亲自 日升天古今少有还有什成悲傷我倆回去罢
是此刻悶(唱)散却湖塘人一衆 一豆行走話端詳
乎兒喚弟來評論 白日升天逼雲楊 且說狀
元回占家庭的 半悲半喜半極涼悲的是膝下成炊
无父母喜的是外來自日上天堂 許氏大外來散
口 開言揆是細相商(自)阿官人如今狹兒衣錦未
归奉旨之日与他選个吉 良辰与女兒成其花烛

完叙終身 外子說得有 隱連此擇口選佳期 陳彪
伴、用心机許氏大外也与女兒來正脩 此言且住不
云提回且說錢塘縣奉了圣書在雷峯塔前建造牌
坊只工動作已經造完各位官員邀了狀元同至西湖授
了香案謝了圣恩牌坊上加了白日升天四个大字狀元
謝了大小各官俱各回衙下表(唱)此話閑文不必提
狀元吉日赴佳期 男才女貌如魚水 限滿相同赴帝
基 路過鎮江來到金山寺 那晚湯數日之前道宗坐
化步天梯 夢蛟孝子人間少到後來一品当朝穿紫
衣 輔国安却除佞賊 王恩得宠不須提 狀元積德

生一子到後來官高及品顯門閭匪再誦那小青
在白玉甕之中靜心修道去邪歸正菩薩慈悲早
已曉得取過玉甕放了出來那小青跪在菩薩跟前
叩求開道匪菩薩慈悲故小青一番点化已隨心小
青是叩碎仍往北元山去再修功運十分精後來
也入仙班內交代完成已表明世寬恩俱了畢
再要提叙仙山一段情引執掌西池千載管理
諸事桃園匪我乃蕊芝仙女是也只為六支下界報恩
一匪誤犯天条鎮壓五雷半已經二十餘年搥指美
來灾星已滿回山島道言示了你看白漫一朵

雲想必六支來也匪素貞此刺到山下落云豆把身体溘
双膝跪在呈埃地叩見師尊珠淚潸昔蒙聖訓到
杭城地已將息德報循环候犯弥天罪已滿謹遵
妖法轉回山叩求師父開迷路怎能个提拔立仙班匪
阿六支你息德已報罪孽已滿隨我叩見聖母是有開
道弟子謹遵師命匪六支隨移步輕我采到了金闕深宮
甚威儀叩見西池朝聖母拜來端不欲提携匪阿六
支你道行尚淺着你看守桃園待蟠桃癸滿日期然後再
立仙班便了是謹遵法旨壽死疆匪六支叩謝往桃園
洗心靜券有多年功名園匪戶班內六支從此作神仙

卷之六 山園

義妖傳

卷之七

三

義妖一部全完畢 离合非 歎萬古傳



